

大姊

郑定文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

作 者 像

1943年11月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，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

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

点，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。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，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。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；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

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目 录

第 一 辑

大姊	1
小学教师	20
人	32
魔	38
小职员日记	61

第 二 辑

魔窟行	86
考试的故事	95
被摈弃的	105

第 三 辑

花圈	112
夜记	116
狗与臭虫	120
冻死的人	122

附录一

记达君 ····· 尚 钧 125

附录二

关于郑定文 ····· 小 河 131

似淡而实深的哀愁 ····(法国)于如柏 136

后记 ····· 巴 金 147

改版后记 ····· 150

大 姊

“我做大王，我做大王！”

“去！你的魂灵也给我关了，还做大王？”

两堵灰色的墙壁都带着“我不同你好”的神气，把胸膛挺得直直的，抬头望着蓝蓝的天空。天空可总和事老似地微笑着，象爸爸一样的嘴里喷着烟，——这是云，上常识课的时候周老师说过的，她说茶壶嘴里喷出来的东西就是云。可是二哥为什么这么凶？你做大王就神气吗？不卖你账，你给妈打屁股过的，……

可是那做二哥的把小拳头晃呀晃的喊起来：

“三鲜，排骨，八宝饭，老头子，猜呀！……猜呀！……”

你去“猜呀”去，才不希罕呢，你打屁股才好玩呢，两只手拉住了裤子拼命哭，……我不同你好，不同你好，明年也，也，……

泪水在眼里滚，孩子快要哭了。

我走上去，摸着孩子的圆圆的头（那头发是绒一样的柔软），说：

“宁康，又吵架了吗？”

孩子把眼睛眯了眯，滚圆的两颗泪珠跌了下来，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，他一声不响，朝门内飞进去。……

下一瞬间，那位“二哥”也丢了“大王”，丢了“八宝饭”，不出声的消灭了。

“姆妈，舅舅来了！……”

尖嫩的声音喜气洋洋地从门内传出来。

孩子都同我亲近，真使我高兴。自己离开那个黄金色的和平的梦愈来愈遥远了，年岁把我送上了人生的征途，在那里，我曾几次从那残酷的生存的争战中被摔出来，跌得满心都是创伤，如今伤痕虽然已经结疤，可是我的童心却再也不能寻回了。

大姊的家我是熟悉的，这是一个“石库门”屋子，黑漆铜环的大门，进门是一个四方天井，两旁的厢房都住了人家。屋子里要有了什么新闻，再也逃不过上上下下的玻璃窗内的眼睛。一家房客是做西药生意的，新近阔起来，可是活报应啊，那个廿来岁的姑娘跟一个野男人相好了。据右厢房楼上的外婆说：她看见那野男人穿着瘪三洋装，天天晚上来找西药姑娘。左厢房的祥明娘立刻补充说：那一天天井里没人，她还听见他们唧唧的香嘴呢。

自来水龙头嘶嘶地喷着雪白的水柱，银色的污腻在女人脚旁潮湿地发亮，女人们在洗菜洗带鱼，一蹲就是半天，热

闹地叨叨着，发着议论。

临着天井，是一条高高的门槛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跨不过的。过了门槛是个暗沉沉的客厅，正中挂着个满遮着灰尘的大镜框，一个老妇人的脸永远阴凄凄地微笑着，叫人害怕，这是二房东的死去的母亲。肖像下面是个八仙桌，逢年逢节就供上四盆糕点，烧起香来。客厅两旁各有边房，大姊的家就在右边的一间里，房门口有煤炉子的。

我才踏进天井，就从那高门槛后面跳出了四个大大小小的孩子，一齐嚷嚷着：“舅舅，呵，舅舅！”并且向我扑过来，拉手的拉手，抱腿的抱腿，围得我路也不能走。那些女人都看着我们笑起来，议论道：“这舅舅真是，啊呀，哈哈！……”

我抱起那最小的一个，五岁的小芥菜向客厅走去。孩子乐得不住地拉我耳朵，边儿“罗罗罗”的唱。圆圆的小脸上，从鼻子到两边面颊涂了污脏脏的两大块黑，真象一只假灶猫，看着这个无邪的小脸，心里爱得发痛起来。

大姊坐在煤球风炉旁，给半岁的小毛头吃奶，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，这会子把小嘴埋在母亲的胸脯上，啧啧的吸着，他边儿抬起黑晶晶的小眼珠来看我。“吱吱吱……”地呻吟着的铁锅下，跳跃着蓝蓝的火焰，菜蔬的香味一阵阵的冲进鼻孔里来。

大姊穿着件干粗活用的黑布夹袄，头发上衣服上落了许多烟粒子，一粒在额头上给抹碎了，彗星似的拖着条长长的尾巴。她笑着：

“定文，从家里来吗？里面坐去。”

“大姊，”我叫了声，就走向那住着六七个人的小小的房间里去。

在白天，关上了门后，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窗子就成了空气和阳光的唯一来源。到了夜晚，说是要防空，便用块厚厚的油布把窗子蒙起来。这是姊夫的意思，大姊一口赞成，孩子们反正会睡得很香，也没有话。

其实，在从前不“防空”的时候，夜里这窗子也还是关得实实的。我曾为这事跟姊夫争论过一次。

“开窗睡要伤风的！”他说。

“哪里的话，”我说：“我就没伤风，我开窗睡的。”

“靠不住，”他喷着唾沫说，接着纵论现在的学堂都是胡闹，学生都爱时髦，讲究卫生，讲究道理，“结果呢，结果呢，”他颇得意自己用了这一句时髦话：“结果我的娘活到八十多岁还没有死，她就不知道什么卫生，什么道理，所以，所以是……”

大姊来圆场了，她说要通些风，固然不能全关（姊夫瞪了她一眼），但是开得大了，就不免伤风。我正想开口，她赶紧说：

“顺岳，你开一点透透气吧。”

此后便每夜留指头粗细的这么一条窗缝“透气”。

但现在既然连“空”都要“防”，这条窗缝自然就取消了。

带进了四个孩子，顿时就把个房间塞满了。

房间的上部给辟了个搁楼，另外住人，这是死去的房东老太婆设计的。因此天花板低得伸手可及，小芥菜也常要我把他举起来摸天花板玩儿。

我坐到唯一的一张桌子旁去，小芥菜坐在膝上，三个大的围在身边，嚷着：

“舅舅，讲故事，讲故事！”

小芥菜用手背抹了抹鼻涕（哈，我知道他象个傻灶猫的原因了），也嚷着：

“舅舅，讲堵事，讲堵事！”

大姊进来了，把睡得正甜的小毛头放到床上去，疼爱地望一望吵嚷着的孩子们，笑着阻止道：

“别缠舅舅了！”

在墙脚旁的一堆杂物里拿了只油瓶，又出去了。

我看见她的灰扑扑的背影消失在门角里。

大姊，这是曾为漂亮的姑娘的大姊啊！

谁还能从她现在的黄瘦的脸颊上寻出昔日的面影？可是在大姊年轻时，她的美丽曾是我家的骄傲，她那深沉清澈的大眼睛，丰腴而微黑的面庞，嘴角旁的一对浅浅的酒涡，是能够使秋天变成春天的啊！

记得她那时候常穿着一件苹果绿色的旗袍，把乌油油的头发打了双髻，结着紫色的绸片。她在一个香烟厂里做女工，每天早晨挟了纸包的饭匣子出门去，简直象个女学生呢。

她曾是个倔强的女性，有时候她放工回家，眼中闪着悲

愤的泪光，问她，却不肯说。但也何必问呢？每天在快放工的时候，工厂附近是有着苍蝇一样的大群的闲汉子，眼睛里燃烧着野兽般的欲火，专事侮辱没有保护的女人姑娘们以为笑乐的。她是受了欺侮了，但她却不肯告诉爸妈，怕他们要伤心。爸是公共机关的一个小职员，微小的收入是决不够养活妻子儿女的。

有一次她在家里躲了几夭，不敢出去：她把一个闲汉子打了，把他牙齿打出血来了。但因此被扣掉了几乎半个月的工资，这使她很痛苦。

但她仍是个快乐的姑娘，和熟人就有说有笑，笑的时候露出那一口好看的雪白牙齿。她不肯在口头上服输，譬如一个熟人逗她：

“女人算什么呢？俗语说：女人织丈布，不如男人跨一步，……”

她一定气愤愤的说：“这是放屁！孟丽君不是女人吗？她怎么做宰相的？”

“可是得女扮男装啊。”熟人说。

“男扮女装也有的，象周文宾，”她发觉自己举的例不怎么好，便急忙改正道：“这都是你们男人专制手段，专制压迫，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熟人们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邻居有一个金姑娘，是大公司的一个女职员，她受过中学教育，象孔雀一样骄傲，但她竟和不识字的大姊很合得来。

她对人夸赞大姊的聪明和勇敢，是个了不得的女人，只

是不识字，有些可惜。

由于她的介绍和鼓励，大姊在一个民众妇女夜校里读了四个月书。

这四个月真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期，每天，天色快暗的时候，她放工回家，匆匆吃了些泡饭，就挟了几本书，高高兴兴的和金姑娘一同到夜校里去。金姑娘是在那夜校里教书的。

回来已经很晚，还喜孜孜的读书做算术，往往用功到夜深才休息，次日一早又须揉着眼皮上工去。

她瘦了，但她更美丽了。星期日晚上没课，她教小姊姊和我唱歌。于是我也会哼：

“三民……主义……”

或者：

“你呀你打桩哪，我呀我拉绳哪，我们不靠天，我们不求神！……”

金姑娘到我们家来，满口称赞大姊天资高，什么功课全好，爸妈都很高兴。

这夜校是一个中学校里的学生办的，教员都是热情的青年，上课的时候常常大声的宣讲什么主义，什么条约，什么次殖民地等等。大姊带我去听过一次，讲的人脸红得同关公一样，唾沫星子飞得远远的。据说有一个矮矮的先生（大姊叫他矮脚陈的），讲着讲着眼泪也淌下来了，一个学生立起来说：

“先生，你不要哭，你哭我们也要哭了。”

说得大家都笑起来，连先生也含着眼泪笑了。

先生所讲的大姊不全听得懂，可是每次都很受感动，尤其是有一次讲到男女不平等问题，大姊听了欢喜得象拾到珍珠一样，她冲动地立起来，嗫嚅着说：

“对呀，譬，譬如孟，孟丽君……也，也做过宰相……”她羞得耳根都红了，“男人女人本，本来……全一样。”

同学们都拍手表示赞成，先生也鼓励地微笑着，可是她昏眩地坐下来，心跳个不住。

校里举行演讲比赛，大姊是初级班的选手。

题目就是：中国的妇女。

稿子她自己拟。

会场里几百个人头黑压压地攒动，人声哄哄地响，但是比赛开始了，大家静下来。

第一个说：

“我们，我们要爱国家……我们，我们……”

第二个又是：

“中国是个次殖民地……受着帝国主义压迫……”

轮着大姊了，她脸色都变成了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但她鼓足勇气站到讲台上去。

糟得很，看见那一片茫茫的人脸的海在前面动荡，无数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对她注视，她几乎要晕倒在讲台上了，但她强自镇静下来，由于一种可惊奇的力量，她第一句就把听众吸引了：

“诸位！中国的妇女是最最苦命的……比牛马还不如！”

……”

“拍喇喇”地响起了一阵春雷似的鼓掌声。

她胆壮了，不再惧怕了，仿佛那几百个听众是正义的化身，她要向它倾诉。话语象流水一样的从她嘴里吐出来，全然用不着思索，但每一句都能打进听众的感觉里去，仿佛说话的并不是她，而是亿万个受苦姊妹的共同的灵魂。她感到她一直压抑着窒息着的内心突然解放了，能够舒快地呼吸了，强烈的幸福感注满了她。

“我是做工的，”她说，“天亮做到天黑，工钱只有一点点，……流氓还要吃豆腐，欺侮我们……”

她所说的都是她最熟悉最痛切地感觉到的事情，这同样也就是大部分听众所最熟悉最痛切地感到的。她又提起孟丽君，这个传说中的女英雄成了她所崇拜的偶像，而这偶像也正是属于大部分听众的。

在什么一句话中她停顿了，发觉她自己是那样兴奋，不觉羞起来。她重又见到人脸的海在她前面动荡，无数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对她注视。她再也说不上一句话来，于是鞠了一个躬，就不出声地退下了。

但听众拚命鼓掌，拚命鼓掌，掌声把屋顶都快震破了。

她一生中奇迹似的演说了这么一次，这是第一次，亦将是最后的一次罢。

这以后不久，弄堂里忽然沸沸扬扬的传说着：金姑娘和一个男人轧姘头了，也没得到爹娘应许，也没拜过堂，就在外面租起小房子来了。